我的双城生活

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

荣昌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刀哥

候车大厅里，一个女声机械地播报：开往重庆的xxx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昏暗的灯光下，人们拥挤着向前，每一张脸上都带着莫名的紧张和惶恐，匆忙的脚步声中，长长的地下通道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

夜半醒来，又一次梦到了年少时候乘坐归乡列车的往事。离开重庆、安家成都这么多年，关于故乡的回忆，似乎永远与夜行列车有关。

我的家乡在长江边上，重庆长寿，一座小城被分成两半，一半在山，叫做凤城；一半依江，叫做河街，上下城之间有缆车相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座缆车是小县城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的少年时光在这里度过，18岁之前的记忆，都与这里的一草一木紧紧相联。1987年，父母因为工作调动要去成都，而我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他们扔下一句“你自己考到成都来吧”，就潇洒地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学校住读。

不久，我考上了四川大学，父母托老家的同事帮忙找了一辆要去成都的大货车，拉上我以及一点可怜的行李。

那个时候，感觉重庆与成都相隔万水千山。货车行驶在一条颠簸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就算是坐在驾驶舱里，我也觉得头晕、想吐，浑身难受，更别说偶尔还看到陡坡下有摔成一团废铁的汽车。司机师傅告诉我，他每次跑老成渝路，几乎都能遇到车祸现场。

我们走的这条公路，很有点历史了，当年号称“西南第一路”。虽然只有300多公里路程，但因为山路太多，路况不好，路上需要两到三天时间。记得第一天我们紧赶慢赶，深夜才赶到内江，住进了城外一家破破烂烂的旅店。胡乱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起床赶路，终于在又一个深夜进入了成都。

那是我年少时候走过的最长的一段旅程，从那天起，我把我的少年记忆留在了长江边那座小城里。

大学4年的假期，我基本都奔走在成都与重庆两座城市之间。一头是父母和学业，一头是同学和爱情。我不厌其烦地回到家乡，看望我从小到大的同学和朋友。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故事发生，我爱的人，爱我的人，好像都与那里有关。

每一次出行与归来，都是乘坐夜行列车。

通常是晚上11点过的火车，十几元钱的硬座，与陌生的人挤在一起，一路摇晃不停，一夜似睡非睡，临近中午才能到达另一座城市。夏天，带上车的饮料在闷热的车厢里有一种发酵之后的怪味，那也得喝下去；冬天，蜷缩在座位上，不管采取怎样防御的姿势都感觉有冷风渗入，无法安然入睡。

卧铺？在工作3年之后，我才第一次体验火车卧铺的舒适。读书期间，十几元的硬座车票都要靠节省生活费才能积攒出来。

记忆中的火车站，不管是菜园坝火车站还是成都火车北站，候车大厅里的灯光永远是昏暗的，灯光下的每一张脸永远带着莫名的紧张和惶恐，匆忙的脚步声中长长的地下通道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

当成渝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后，就不再坐火车往返。毕竟，高速大巴不到4个小时就能到达，而且舒适度比火车硬座改善太多，窗外也有变幻的田野风景。记得那个时候的成都五桂桥高速汽车站生意好得不得了，往返成渝的大巴车提供的是所谓的航空服务，上车还给每人发一瓶矿泉水。而且，印象中资阳服务站的20元盒饭还特别好吃，每次停车休息时，我都要去吃一份。而当大巴穿过中梁山隧道之后，我就知道，重庆就要到了。

1996年至2004年，我在华西都市报工作。当时报社在重庆设有记者站，做编辑时我经常要看他们传真来的新闻稿件。1997年，我所经历的两个大事件，都与重庆有关：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顺利实现大江截流。不过对我个人来说，有个小小的遗憾，因为三峡工程最高蓄水位设计是175米，根据这个高度来看，我出生的地方，也就是长寿河街镇医院，据说迟早会被淹没。还有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家，就在缆车站下站对面。我记得那里靠着江边，有一条小小的支流将水引进来，夏天涨水的时候，长江水可以一直漫到我们那座小砖房的窗下，我和哥哥把家里的木头脚盆扔到水里，当它是一艘小船劈波斩浪。而这一切美好的回忆，都将随之沉入水底。

2015年12月26日，成渝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再回重庆，1个半小时就能到达。窗外还是成都平原与川东丘陵的秀丽风光，然而回乡的路已经变得如此快捷舒适。每年春天与秋季，我都会与朋友相约去重庆，只为看看三峡博物馆的新展，或者去一家老火锅店寻味。重庆的朋友也经常回访，来成都过一个悠闲的周末。不经意间，我们已经在享受成渝双城的生活日常。

2016年，我争取到了为孤独星球旅行指南写重庆部分的机会，并试着以离乡多年重返故乡的心情与眼光来重新打量这座我热爱的城市。那些天，我迈开步子，仿佛投身一场城市探险之中。我在山城巷中漫步，遇见了路上午睡的街猫与民国时期的小洋房；我在嘉陵桥西村拍照，发现轮渡与轻轨列车同时驶入了我的镜头；我在背街的梯坎间上下，与美食排行榜上的小酒馆不期而遇；夜色阑珊之中，发现自己走累了，那就让轨道2号线带着我穿梭两江夜色，飞跃城市上空，飞回到往事的梦中。

【留住乡愁】

麦香·酱香

□李玮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南宋大诗人陆游这样描绘芒种时节的景象。曾经，在布谷鸟清脆的鸣啼声中，故乡也迎来了那个节气最重要的农事——割麦子。

在老家连绵起伏的山坡上，零星分布着较为规则的麦行。从“草色遥看近却无”到“喜看麦菽千重浪”，仿佛一夜之间它们就成熟了，散发出悠悠麦香。于是，一个金灿灿的麦收时节悄然来临。

割麦子是技术活。开麦田的头一天，父亲就准备了钢火很旺的镰刀、不老不嫩的竹篾条、木千担等。天还没亮，割麦的人群便匆匆下地了。割麦基本上是半蹲着或跪着进行，在镰刀的嚓嚓声中麦子纷纷倒地。儿时总觉得割麦的乡亲就像剃头匠或魔术师，土地一会儿就由黄色变为绿色——麦子的秸秆倒下，麦行内套种的苞谷苗露出矫健的身子，在仲夏的朝阳里舒活筋骨、抖擞精神。

通常是女人在地里割麦，男人负责运输。割完几厢麦后，太阳晒干少许水分就得用篾条捆成数个小捆，稍不注意双手就会被竹篾弄得血迹斑斑。千担是农村最简易的农具，长的有十多米，短的也就3米左右。这种工具由韧性好的杉树或老竹子做成，两头很尖。缺点就是运输过程中无法歇气，无论多远必须一口气运到目的地。每年麦收结束，担回丰收与喜悦的无数肩膀，都会红肿到脱皮。

打麦子是辛苦活。若天气不好，就必须手捧麦秸秆在板凳或木桌上敲击。出大太阳时，则用一种叫联盖的竹连杆顺着一排儿拍打，当麦秸拍打得“遍体鳞伤”时，饱满的麦粒便全都贴在三合土上了。家在318国道旁，不知是谁发明的——从山里运回的麦子直接堆码在公路上，经来回的汽车反复碾压，麦粒破壳而出，然后经风车筛选晒干。此时，涨满父亲汗水的麦粒挤在箩筐里，用牙齿连续磕出七八颗脆响来，就可入库了。每每这时，我就会一路小跑，到房后摘下百年老柚树叶，与金黄的麦粒储入高高的瓦坛子里。陈年柚叶清香防虫，而家里的数个大坛子是祖辈留下来的酒海，一坛可以装三五百斤，大肚小口，防鼠防潮。

麦子颗粒归仓，乡亲们再不为夏收繁忙而发愁了，白居易描述的“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景象也逐渐远去。不过，我经常为麦秸秆感怀，它们犹如含辛茹苦的母亲，历经一个冬春的风霜雪雨艰难孕育，可当儿女们横空出世，自己要么被送到造纸厂经过高温蒸煮变成作业纸，要么化为一缕青灰回到地里。

麦子出来了，到附近的加工房磨出白生生的新鲜面粉，接下来就可以做大白馒头、蒸腊肉包子、包韭菜水饺等。不过，父亲嫌揉面发酵麻烦，经常安排我们去掐新鲜的茴香叶回来，洗净后与面粉调稠，或者加一两个鸡蛋，用温火煎麦粑。记得那年夏收结束，母亲所在学校组织到湖北葛洲坝自费旅游，还可带家属。父亲让母亲煎了十多张茴香粑，两人带在路上吃，除了节约开支，就是吃起来安全放心还顶饿。

做麦酱是手艺活。麦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做这种调味品了，夏天是做酱晒酱的最好时节。父亲会挑选颗粒饱满的新鲜麦粒淘洗干净，泡一个对时后用大火蒸熟，我们则去采一种叶冠碎细且全身散发清香的植物——黄荆叶。蒸好的麦子倒进黄荆叶铺就的窝里，一起焐在筲箕里发霉，待其焐出白毛来立马置于夏天的阳光下暴晒，然后用石磨磨成麦粉装到瓦钵中，再用凉开水搅拌。父亲经常念叨“舍得盐来做得酱”，这个环节尤其不能马虎。那时没得纱布，手巧的父亲用篾条织了一个带十字架的竹环，罩在瓦缸上，避免蚊蝇掉进去。接下来天天晒酱，慢慢搅拌，将时光以及阳光一点一点贮存在面酱里。麦酱沾了生水就要长蛆变质，所以说遇到雷雨天第一时间要给麦酱钵戴斗笠、披蓑衣。

在期盼的目光中，瓦钵里的麦酱越来越稠，颜色由淡黄变成深黄，香气也随之由淡变浓。此时满村都飘散着酱香，邻里间相互都会尝尝，评价一番。而父亲做的麦酱酱色呈紫透红，稀稠适中，香浓幽甜，色香味形是村里最好的。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加上种麦产量低、劳动强度大，留守在家的乡亲们不再种这种小春作物，农忙假和麦收也成为记忆。父亲去世多年，麦酱也吃不到了。但故乡仲夏的景致，逝去的年少时光，总会在布谷声声的月夜、在栀子花开时节，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空气中也会飘来一股淡淡的麦香和酱香。

多彩江畔 刘嵩 摄/视觉重庆

一个人的南滨地图

□赵瑜

每个人其实只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城市地图——名字难记的街道车水马龙纵横交错，但我们上班回家都只走那熟稔得亲切的一条；商圈CBD光鲜亮丽琳琅满目，但我们常去的卖场也只有两三个；记忆中的童年永远在长江边固定的礁石上玩耍，吱嘎吱嘎的自行车在固定的小巷里穿梭，喜欢过的女同学早已搬家，但她楼下那棵香樟树依然婆娑。

那么，我脑海中的南滨地图又是怎样的呢？

作为一个南岸原住民，我也无法清晰数说南滨路上如珍珠串般蜿蜒的历史地标的来龙去脉。然而我幼时便与这里结缘，童年的夏天，铜元局长江边有河滩有鹅石板，有渔夫也有我这样疯跑乱逛的孩子。在河滩上“滴石山”，挖沙坑，感受着沁凉的河风，然后抓了两只小螃蟹余兴未了地作别，快乐得很。而现在，这里成了南滨路铜元道商圈的一部分，有小马车、音乐喷泉和好吃的店，照样吸引着孩子们。

顺江而下，都知龙门浩之名来自巴渝十二景之“龙门浩月”，清末时的巴县知县王尔鉴，是否在老街上看到江上硕大皎白的月亮、几叶扁舟，随口吟出“石破天开处，龙行俨禹门。魄宁生月窟，光自耀云根”的好诗来。老街在地图上不大，然而，我以为是南滨路最惊艳的一站。走在街上，恍然时空穿越到老重庆1891年：开埠时期的美国武官别墅一、二号楼，新华储蓄银行旧址，海关别墅，意大利使馆，比利时使馆，望耳楼80号，南岸枣子湾32-35民居，美国使馆酒吧等旧址修复开放，每一栋建筑都有内在的文化气质，有着包容国际时尚、艺术、潮流的文化基础。尽管周围的开发热火朝天，老街仍是那样的淡定优雅，青砖黛瓦、旧街灰墙、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诉说着历史纷繁的章节。猫儿依旧在青石板上睡着懒觉，游人的步子依旧晃晃悠悠，可以在老街口击个鼓，盼望个美好的明天；也可以倚着外国使馆的壁炉发会呆，想像着开埠时的风云际会，慢吟着旧日的时光；更可以看6号线轻轨从东水门大桥上呼啸而过，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碰撞。

位于原呼归石江边的弹子石老街是地图上最有“逛头”的一站了。融合了涂山氏呼归的大禹文化以及法国水师兵营、王家大院等开埠文化根脉，成为全国首个以开埠文化与城市九级坡地地貌为主题获批的4A景区的它，打造的就是老街与新趣的城市风景。拾级而上，游人可欣赏到筑台、悬挑、吊脚、梭箱等川渝传统建筑营造手法，品味古建之美。漫步老街，正面可眺望长江与嘉陵江交汇；背向近观，目光沿80米高差梯步蜿蜒而上，市肆商号星罗棋布，品味“正看江，背看城”的独特风貌。“一街两埠四院十景”构成了弹子石老街的核心景观。“一街”，即弹子石老街；“两埠”，即下江和上埠。“四院”指王家大院、孙家花园、夏家大院、青阳公馆；老街往上，则是海关石、映月池、青云桥、花朝门、余音阁、利川号、涂山窑、爱情墙、一德堂、百岁坊等“十景”。看长嘉汇购物公园里有时尚的年轻人在试衣，爱情墙边有情侣打卡祈福两情长相守，百岁坊下有老人在照相，王家大院里正演着老街故事的剧目，岁月静好、安逸无限。

这里更是美食聚集地，中餐西餐、小吃饮品，都引游人试味。到了夜晚，一杯咖啡，一壶小酒，眺望江对岸，一城灯火、一江鎏金，巴渝十二景之“字水宵灯”华丽璀璨，这是重庆观夜景最佳的地方，令人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南滨路耍事太多，吃喝玩乐观光游览，均要在地图上记下坐标——铜元道、海棠烟雨公园、东原1891、长江索道、龙门浩老街、弹子石老街、弹子石码头……默念几遍，你心中那张南滨地图就形成脉络。而未来还会增加许多亮点，比如已打造好的“呼归石花阶”：一处浪漫花坡，呈梯田状，层层向上，整个场地投影面积2万余平方米，落差约46.7米，依托立体地势打造了浣花台、看重庆、清风树影、幻花海、时光道、幻花溪、梦重庆、呼归亭、黄桷密语等九大主题。其内淙淙泉水腾起层层浅雾，在长江沿岸，显得非常梦幻。这，将是我的南滨地图上最美丽浪漫的一站。百年南滨，尽管已美不胜收，仍在生长、更加蓬勃。

【地理重庆】

登酉阳天龙山

□徐进

“环酉皆山，绕以溪流”，驱车进入酉阳地界后，我们便盘旋在这千万重缠的大山之中。根据《酉阳直隶州总志》所述，清代中后期酉州及其领属县主要有酉阳山、翠屏山、钟灵山、玉柱峰、八面山、轿子顶山、天龙山等35座山岭，有“二酉之山，屴崱（音lìzè——编者注）嵯峨”之说。

通往车田乡的一路景致正所谓“万峰插天，中通一线”，扑向眼帘的山路总在一刹那随着快速飞转的方向盘消失在云端的另一边，使得一路昏睡的同事看着窗外的深谷发出阵阵惊叹，似有星辰坠落之感。

我就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天龙山。

虽然天色已晚，不能饱览天龙全貌，但那青色的山脊在落日余晖下如同盘古的臂弯，显得那么有力量。那山峰就像一只骄傲的公鸡，高昂着头颅，对抗着黑夜的降临。山顶处似乎还有建筑若隐若现，我想，那便是传说中的天龙寺所在。几百年了，它默默地见证着一方水土的沧海桑田，也默默地承载着一方百姓不曾改变的精神寄托。

既来酉阳，必登天龙。在车田乡进行扶贫专项工作月余后，终于偷得浮生半日闲。在六月的一个午后，我了结了这个心愿。据清代拔贡冉正维《天龙山重建玉皇阁小引》一文记载，天龙山发源于今湖北省来凤县，奇峰挺拔，天矫凌空，具穿云攫雾之奇，极磅礴郁积之盛。我一路逆山而上，不知车行几时，只知穿梭在这奇秀的针叶林中，有“天上一刻，地上一年”的恍惚之感。天龙山由鄂及渝，迤逦南行百余公里，穿后河而来，延绵几百个山头。终于车不能走，我弃车步行，却发现自己已高踞群山之巅。天龙主峰周围峭壁矗空，阔仅逾丈，有昂首天外、嘘吸风云之势，名为天龙，实在形象。

天龙主峰之巅早在明代就建有天龙山寺，不过毁于兵燹（音xiǎn——编者注）。清代乾隆年间，僧人达明、达秀募款重建前后两殿。前殿为佛刹，后殿供奉玉皇大帝。佛与道如同这里的大山与溪流，在民众虔诚的祈祷中融为一体。

此时的后山路上可见油茶树数百十株，富有农趣，寺前古柏杂树依旧青郁。站在山巅放眼望去，远处的山黛连绵不绝，填补着天空极致的颜色，而山下成片的农田好像一格格巨大的琴键，在歌咏着此刻最好的华年。环顾一周，清风徐来，红尘不染，好一个清静的世界！

今天的天龙山寺还可以见到当年的建筑基址。基址由块石垒砌，虽爬满青苔，但仍可复原出当时的建筑布局。天龙山寺中心点坐标为北纬29° 06′ 20.45″、东经108° 99′ 78.55″，海拔1135米，坐西南朝东北，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2003年在当地信众资助下重建，却不复有前后两殿格局，只建面阔一间的庑殿顶砖混结构房屋，供奉佛道诸神。寺前还散见十余柱础，依稀可想象当时建筑规格。山寺北面有斜坡，为原前径登山大路，东、南、西三面均系悬崖绝壁，南面悬岩上还有小径，现存部分长约700米。基址下方10米处现存石拱桥一座，名天星桥，建于山道被深涧所阻之处。每逢农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辰，天龙山寺便会人山人海，香火不绝。

站在山巅，俯视天龙脚下，逶迤而来的汫(溪)车(田)二级公路已经建成通车，这是一条乡村振兴之路，曾经所谓交通闭塞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在这条长龙的两旁，倾力打造的“森林人家”“桃源人家”等土家族特色民居民宿静静躺在茂密的苍绿之中，如同一朵朵绽放的睡莲，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乡村旅游经济美好的明天。我还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集镇饮水工程管道铺设、饮水池建设、辖区电网升级、“互联网小镇”都如同强有力的血管贯通着车田乡的土地。

下山的时候，回看天龙山寺俨然一幅图画。天心的云朵，好似水中的涟漪游来游去，而午后的阳光将香火染成红色，使得那些栉比斑驳的青石迎着微风一点一点地露出遐想——那足以让我无限热爱。